湖北金石志

唐

鄂州新廳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自昔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而宰制威福之重蓋古之諸侯鄂在楚爲國秦爲縣吳爲江夏郡縣歷至宋乃離八州置郢州及齊更郢爲鄂隋氏披其郡猶謂之州官則刺史而政撫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舊制或爲郡或爲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處其城不恆今之州卽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晉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爲藩鎭固護之雄制天寶以前四方無虞第據編戶衆寡等衰州望鄂是以齒於下從戎狄亂

華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稱巨防朝廷尋陟州列將寄勳賢之重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曆八年加處置觀察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且屬於江南國家始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典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月十日乃命祕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復改爲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鋭師以伐叛於襄陽既而克平九月加散騎常侍防禦洎州如舊公之莅鄂也今兹四年以清德誠信爲教化以至公深仁爲字育則劚門里閭僑舊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理軍施令其士卒歡慶亦如之但加乎肅畏而已由是所防三十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皆

我長城之內用是嘉之王人綏繹天晢繼至三軍萬戶以爲禁而者去懼不得而借也初刺史有大小之廳其度甚卑或門扉迫近或廊廡狹隘將吏參集迴旋偪側緜歷年代未遑革廳之左二曰府舍摧壞空曠公乃剗闢其地作爲新廳大夏既立長廊以二則儉而規法結搆殊精因士卒忘勞之力出貨財足用之羨經營有成井邑莫知惟昔之公門今爲外入而遂東廣開崇庸北達於里門棨戟森列戒徒儼衛每饗士誓衆騈羅廣廷蕭牆之陰旟旐繽紛威容克振君子謂之智慄將赴京師目覩嘉謀輒記新廳之壁庶允朝鮮之盛蒔舊有廳都團練觀察使記刺史無記斅賢名士多所闕焉是用求訪遺者得之必書蓋李公之志也來哲繼踵冀增輝於此堂時建中三年十有一月也

鄂州新廳記碑建中二年趙憬撰金石存佚考

述聖碑

佚

唐述聖碑在南門外五里田間唐廬陵王嗣聖元年遷房州神龍元年復辟故宮爲龍光寺寺有述聖碑建中三年立今斷缺不全輿地碑記目

江西節度出師記碑

佚

戴叔倫撰鄧晏書建中四年三月十四日立寶刻類編

曹成王皋出師碑在黃梅縣東一里五祖院衆造寺中戴叔倫撰鄧晏書輿地碑記目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嗣曹

王梟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梟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遷容管經略使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唐書

本傳

保安鎮陣圖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甲子歲我王克蘄春之明年也是時天王居梁州丞相司徒勉出於陳留逆豎乘是遂爲六合鯨吞虎踞使宿賊杜少誠長軀兵三萬方將拔蘄取黃濟江而南至於五嶺盡以天子之地懸自受署焉春二月逆師自穆陵陰山白沙三大關文下而進威聲炎炎如無枝梧緣道邏守已陷六七我師洶然少沮氣勢王威慨激三軍沈略通神明以爲是鎮地勝而險固卒薄而房老彼必知我將銳志而圖之設伏衆戍盡殪可

也乃命兵馬使伊慎桀帥驍悍四十人銜枚宵入張諸柵之卒人伏于莽間賊果驚來以發弧發於是中軍一鼓萬夫雷呼內兵乘高而厲突之伏卒陵背而芟割之紅旗拉風長戟如倚晨霖三接朱殷溪瀆獲馬牛百萬蹶斬首數千級其餘殲踣瘡痏僵僵枕籍者遂大築京觀以光武功焉由是氛霧蕩八方日月麗天兩兇醜恢縮攜江淮完推命江淮而南父子夫婦無僕虜之患皆一舉之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擁兵之諸侯議鴻勳茂績者莫敢承風焉先是包大夫佶司天下之賦將自揚出淛萬檣峩峩不得安動繄我之捷即陸驅車水方舟驚飆駭雲集致於天王君子謂我王之勳績也大宜載太常刊鼎銘豈獨繢縑素而已載忝賓介厠騶騎之末得備書事揚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

保安鎭陣圖記符載撰貞元元年七月保安鎭在大冶縣西六十里金石存佚考

土洑鎭保(盃)記佚撰文苑英華錄入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鎭曰土洑相距可百丈許龍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控荆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設險於吳楚也苟遴將不武化爲豺狼以一鼓之鐵一(丘)之木撑關鍵鎖絕流東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于鎭中矣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可悉數永泰中代宗以董秦爲淮西節度是鎭歷焉秦數兇慝昧懵王度乘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跋扈之志而多割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

犄如雲必將沿于斯泝于斯主守者乃高其門閎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强何誣差毫攄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牟攻之大則勒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爲獠貊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士狀之民方組織稱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德宗震怒命宗臣曹王皐肅將天威詰暴誅亂節制江西之師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遠近皆輟泣爲笑姁姁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俾大夫盧公藩壞沔鄂以江蘄等六大郡屬之東始至而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屑而魚鱉不驚淡辰之下舊染汙俗咸與保釐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自上郡

帆次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於時無衰斂於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雞鳴柝吠犬之驚嗚呼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託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與是知王者之御四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畧以德則固恃險則亡其猶影響耶況大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杼易簡爲約束薦夫知禁倚誠信爲政介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寖爲貞[淯]若綮近以遠則他日手指陶甄心運動植蚩蚩橫目知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悅故爲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符載記

土洑鎮保[寧]記符載撰貞元二年五月土洑鎮今爲道士洑

金石存佚考 按舊唐李忠臣傳董秦平盧人賜姓李氏名忠臣大[曆]十一年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

性貪殘軍無紀獨人不堪命大將李希烈因眾心之怒以十四年二月舉兵脅廷忠臣李希烈傳忠臣奔赴朝廷詔授希烈淮西節度留後建中三年僭稱建興王四年僭號曰武成以汴州為大梁府貞元二年死記中所云皆其事也

襄陽北樓記

佚撰文苑英華錄入

天時有晦明人情有舒慘或感瘁交攜鬱凝不發非登高遠眺望則無以疏達其氣導沖和之性焉藹藹襄陽山水之鄉征南興峴亭之賞王造北樓之勝緬邈千載遐襟一致靜據其時得不根柢於是乎然勢勝則同制作迺異請得本末而言之先前之人公舍之內特建危榭以瓌碩之材樹窒雜之地左右臀脊顧覗生熟人莫能登甚無光輝我公懷之會巽日官府無事攜鄒生牧史之客高步縱觀於城之墉亦於北

闊大獲偉地公竟符疑意擴障不去元機一發樓在吾目由是振陳爲新拔卑爲高經營鼓智才力什一笑抃之下峩峩横空襲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憚貨不峻程不罷民而成不朽之績容易若此之甚也夏五月辛巳公欲亟逞遐暢亦既樂只爲食肴酒聚賓而登之異其勢隱軫氣崇融上乘百雉旁壓萬井飛陛虹指長檻雲截陵昭回而永睇闕萬態之糾紛楚山無際漢水遠去郢門商維微茫天外當是時大火炎炎里閈如燔更篁縣盥躁灼不解及其燕也即窈藹靜深端和肅清輕飆四來衝闔動扃座賓相顧如在顥氣況乎春之發舒秋之泬寥固不言而勝矣壯而不侈謂之範作而不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之禮享宴有惠謂之仁道崇者聲輝位大者物舉搢紳君子咸謂爲此樓與羊公峴亭

不沒矣若掘客土斬異材龔他山之石奪齊人之力肆浩蕩之觀窮靡嫚之樂實曰涼德貫謗不暇亦文者何述焉野人飯劣備詳公明白之實敬揚休休爲來者大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襄陽北樓記碑貞元五年符載撰金石存佚考

襄州新學記碑

佚

襄州新學記碑貞元五年盧絳撰羅讓行書金石錄

唐盧羣撰羅讓書貞元五年六月建碑陰題山南東道節度副曹王皋等十三人名復齋碑錄

唐新學記正元五年立盧羣文在府學輿地碑記目

盧羣字載初嘗爲曹王皋判官羅讓字景宣父珦亦在曹

王皋幕府其撰文與書殆在斯時與讓書襄陽學記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後乃趨遜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本生父濮安懿王諱故或稱羅遜他書遂列羅遜于宋人書品中失之矣 金石存 佚考

新修劉景升廟記

佚

唐修劉景升廟記唐盧群撰羅讓書貞元中立 訪碑錄

修劉景升廟記羅讓書在襄州城東門外二百步 金石略 按水經沔水注劉表墓太康中爲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經月不歇今墳塚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元李俊民劉表祠詩自注云祠前有墓在府城東門內宋李方叔劉表廟詩亦有人自東郭門言拜景升墓之句均與水經注違異今府志古蹟在縣東十里紅土腦亦未知其何據也

京山郭橋記碑

佚撰京山志錄入

聖人肇於造舟後代相沿不易梁楚有服隨之說棧劍爲資蜀之要取諸大壯以濟不通於梯山之徒納職之命傳國之利爲家之貨不可斯須而廢其有不歡女信嫉惡蛟毒艮以期徵於納履護或伏身於見執發機雖異而致名之蹟同也夏禹疏洪水除其昏墊危難乘馬牛底乎運載皆垂致遠之計將以貽厥後嗣國以人爲本民以食爲天行李滯塞何繇遂於謀生哉以身觀身以國觀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有不因力製造取與於民之業矣楚郢之境西浮漢江草創之始東馳京嶺古風遺事有陽春白雪之美淒然不變中改溫州之邑仍角陵之井次易新陽之號立京山之稱會府無巨川之濟歸里及巾車之微誓心無題柱之所攜手絕敘離之地

冬涸則丘坎險溢夏漲則奔騰浩淼憧憧往來行人阻之我州尊榮陽鄭公權衡以心利劍在手辭北闕以作牧褰赤帷以御人必能剗別姦邪懲革汙俗不然何以克承斯後以安疲庶京兆草於屈爲宰服黃綬於鄂渚紵銅章於郢上下馬而黠吏破膽愛民而政聲盈耳先難後易靡不有初想已遠躬終亦如始矧能貶食省用均賦守官損不急之繇行以時之政木取於市百倍於市價庸於工畢樂於工可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也鑿堆補罅遷曲於直夷陵就谷貿礎於水平板榦法於砥礪具畚築削於高卑凭修闌而植髮逝眼互虬梁而晴虹可指然後施諸顏牋飾以幬粉樹華刹而表道刻堅珉以旌德不惟招徠負接土物抑乃光畢閈壯郛郭使後躅勳思賢之詠居人懷勿翦之感余名竊佐州丞牒觀風兼

以求煥觀績而不刊不立孤獨僚而徒飲徒啄書之於石以彰永好且題且記告於守晉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

荊山郭橋記正元十年鄂州長史劉丹記 輿地碑記目

漢陽王張柬之碑

佚

漢陽王張柬之碑李邕撰翟令問八分書貞元十二年十一月 金石錄

中書令張柬之碑在襄州 金石略 按唐書柬之傳贈中書令封漢陽王趙鄭所云即一碑也 嘉慶通志分爲二碑誤

翟府君墓志銘

佚 據古刻叢鈔錄入

唐故朗州武陵縣令隴陵翟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令□其先本博陵越人也蓋帝嚳之末裔□□□□
□□晉永嘉二年遷于南楚曾祖淦長沙縣令大父□□
□□□□□□軍考曰智皇國子助教纂承儒業□□□向
二百年□□夫人南陽張氏世傳冠蓋奕葉簪纓府君則國
子監助教第二子幼而孤夭□□□弟更相誨訓未嘗在師
□歲業成各登□第府君以□□□解褐曹州乘氏縣□□
□□仕標□邑□□元年遷峽州長□□□百里稱賢頌□
□□大曆□□□安州雲夢守節奉法猾吏秉心貞元歲授
朗州武陵去獄逾□捕亡□□從宦四任□政大夫以□□
字人□稱其善公庭訟息□館□□慎始令終府□□□武
陵溯秩東告于歸南維舟衆人瞻仰凡廿八載守道□仕何
罔皇天不弔降此哀禍嗚呼元□何昧□□材賢時貞元十

二年龍集□子三月遘疾七月庚寅□于□縣私第夫人廣
平程氏令淑有聞咸儀紐綱敬事先姑□□□以大曆年先
府君而終府君享年七十有八有子三人長曰朋官至左衛
兵曹參軍父子依鄂州武昌縣尉少曰俗□州□□縣尉孤
子朋等□荼淚血號訴罔天覩庭戶而蕭條視空堂而寂寞
長幼孤露一門無恃以其年十月四日遇青□之吉歸祔於
鄂州江夏縣長樂鄉順化里黃鶴山西□之原禮也孤子朋
散□亂□號泣□銘誄以爲誌銘曰
於戲□□□□皆則其一積善于家肅穆清華其二克儉克勤榮
祿□親其三四從歷□一門承陰其四天道何昧降斯災害其五神
道胡欺遘此禍□其六貴□眉壽其天不祐其七庭閣蕭索孤幼
無託其八驚魂慘色哀號罔極其九痛割心腸仰訴穹蒼其十壽堂

作啟遊其經歷二十一□□士□刻□古二十　孤子倜述并書

朗州武陵令翟令非墓志孤子倜述并八分書貞元十二

年十月在鄂州寶刻類編

孟浩然碣

佚

唐樊澤撰正書無姓名無立石年月金石錄

唐故襄州處士孟君墓碑銘唐樊澤撰碑今在谷隱寺輿地碑記目

唐處士孟君墓碑按唐史浩然襄陽人卒於開元之末樊

作襄州節度使乃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余嘗親拜

墓下碑刻兩面其一面極磨滅首行有江南風景四字碑

工謂之江南風景碑多不模傳余反覆玩味乃同一碑附

遂語諸人其後得全碑者自余始此碑樊澤撰不載書人姓名襄陽耆舊傳謂亦樊澤其間可以言詩及詩語樂和詩字俱從行從寺此字於他書無所見獨見於此聊記之集古後錄

樊澤爲節度使時貞元八年由荊南復襄陽十四年卒浩然墓摩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王士源集序開元二十八年卒年五十有門裔陵遲丘隴頹沒永懷昔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有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於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唐書文藝傳

羅隱孟浩然墓詩鹿門黃土無多少恰到書生冢便低張蠙弔孟浩然詩親栽鹿門樹猶蓋石牀陰陳羽過浩然舊

唐詩孟子死來江樹老煙霞猶在鹿門山释貫休經浩然鹿門舊居第二首冢穴應藏虎荒碑祗見苔齊已過鹿門詩鹿門埋孟子皆以爲墓爲在鹿門而唐書則云鳳林一在縣南十里一在縣東南三十里當亦傳聞之異詞也金石存佚考

楚王隄記

佚

楚王隄記盧虔撰縣令張仲巖集王右軍行書貞元十三年三月在江陵府寶刻類編

盧遂將軍李公墓銘

佚攷古刻叢鈔錄入

唐故盧遂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隴西李公墓志銘

并序

從姪鄉貢進士鍈迺撰

夫為清源支流一派後俤先執首孟經宗子相襲焉由是士
□時望屬房和風昔閑蘊節昔何必獨於前閈也公諱宗卿
字同系隴汝郡會祖蘭州刺史日周祖朝散大夫嘉州臨遊
縣□瑱考朝議郎泗州虹縣尉援本以敦序□祖治訓於孫
忠孝□時衣冠及位公道亮取時□性測物厲躬祇虞克事
流窮固能升仁維家兼務濟國操節律揖拖義爲紳常以顯
□□□隱融清微與友生許談志非苟進曾于道並泰則何
宦而□□自董武崇階總兵六郡樹勳江左恩旌一門□□
宗族處朝襲交在位陳何內薦黃平政名中身遂身□八所
貴而公植其風忽遺其命也時貞元十三年歲次丁丑□二

月二十九日終於夏口官舍嗚呼春秋六十有二夫人汲郡

康氏毀瘠慟號殆不全性長子德方次子直方□方季子幼

方等主貽彌天哀懼若滅長女適於河南元氏先公之淪次

女十六娘已許於天水趙氏幼女十九娘歸於釋門皆茹泣

貫心□于感巷以是年夏五月十一日權厝於長樂鄉黃鶴

原西山之陽禮也於戲倏翰挺控而見推君子不幸於中□

所以□□□旅將必竭於生誠藝適忝殊眷孟伯之子恭命

爲□□□□敢不辭於瑱述銘曰杳杳邃氣澄澄汪容自仁

其性飾已惟邕顧儼作度□□□□憶云夢貽倏歎頹梁墮

輸阻擻彫溺沈翔代□馳□□□□彰曙輿神旌告赴原壟

卻負山勝前據郊平□□哀□□□至情

唐故遊將軍李公墓銘正元十三年在鄂州 輿地碑記目

江陵府官石幢記

佚

江陵府官石幢記唐正元十三年吳仲舒篆元豐六年得之於金鑾寺亦有黃祭酒題師王師心移置於杞梓堂下輿地碑記目

吳仲舒撰張滂書盧佐題眾官黃挺篆額貞元十三年寶刻類編

張端公西園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爲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閈東西主人有問於我我或致議其地荊揚淮楚之不侔也繇是侍御史張公得風景之高朗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廬作爲宅居居

有園圃在萬山東五六里梳溪西三百許步南植漢高廟正當佛宮數四與岑巒逦迤蒼若松檜盡為前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羣藪簇秀霞鋪雪灑瀲灧清波後有含桃朱杏的皪蔭藹殊滋絶液甲冠他圃每天清雲淨雨霽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亟來從之開軒設簟耳目祛曠煮茶摘果動至酣樂出門為人賓宴居成山林適自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土才草開風聲籍茵華胄翰飛青冥介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夷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氣屈伸通裹頹如也郎西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何棲心拔俗之遐曠也如此載匡廬逅客目游履踐故輒書衆美於素壁之上使異日造辟疆者遂用之為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推[illegible]者以為金畏火而伏之日符載之記

張端公西園記碑符載撰貞元十六年六月金石存 佚考

蘄州新城門頌碑 佚　恭文苑英華錄入

大唐庚辰歲秋九月岳鄂觀察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牧于蘄春始佩銅虎符是年冬十一月蔡人不虞天子詔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埸與人腹背慮禍甚劇爲虞落然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邦也夙昔無事人傲僈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頹墉壞堞僅爲平野公乃度舊址量容士備畚插甋丁壯勃焉而興於是諜刀布以索力考鼛鼓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烝徒雷呼萬鍤星飛詠惰發勞間無留時凡甲子五癸即崒然城成矣墉高三雉門容兩轍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門臺睥睨皆施雲截如崇山斷岸迤不可剏議金湯

昔我居首焉日者嗣曹王皐討希烈之叛於此嘗具板榦作
爲坯築役徒巨億經費稱是樹而復潰卒無以能名風俗者
老以爲蛟螭蝹怪蟠窟固護使人不見其績也公躬自省視
循理辨物心籌且計補之至誠遂用堅緻於戲蘄城楚舊封
也遮淮蔡邀中息地當隘束實生攻奪若向時敵者驅鐵衣
出穆陵冀我無備搖脛而至即江淮之南吾見其波動矣然
俾夫大帑倚其固牖郡抱其勢千里士庶高枕而臥寇不敢
萌彎弓捻矢之意者新城之謂也由是大君聽民間威聲聞
以公有文武上才故拔自俾牧雄居盛府山川幢蓋皆舊物
也夫賢爲世重績因時建微新城吾見公之才力事業其壞
變不揚乎嚮日庚辰之歲鶉火有彗人用五兵維彼蘄下驅
及風馬實啟戎情我昔無虞滅其闉闍埤堞頹傾我公作守

恢拓荒舊乃修其城百堵言言門阿崢嶸如雲平扼衝據會寇不敢過生人休冨綱維盛烈鴻振芳名我有貞石不追不琢孰闡風聲是用作頌賛茲不朽與日月永明

蘄州新城門頌碑貞元十六年符載撰金石存佚考

三星院石塔

佚

三星院石塔在當陽縣敗壞其石柱刻云唐貞元十七年葬智壽和尚舍利塔輿地碑記目

王粲石井闌又記

佚

唐上元二年來瑱移之州治立石作記貞元十七年于頔爲節度使又爲之記掌書記胡證八分書後又題記頔進

封燕公隨軍屈賁書貞元十七年六月立集古錄目

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元豐類稿

胡證字啟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為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唐書本傳

韓文公題名

佚

江陵志云愈為江陵法曹當時之題名石刻存焉輿地碑記目

荊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荊南山之南府壓上游置尹視京河置使視揚益同巴蜀吳越之治繇自上古為天下敵在今為咽喉之地置使荊南之

治否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堅扶之必以枝榦之環迴之必以綸介之庸賢乃使之澳光也御史大夫河東裴公尹正大卿節度本州道恭柬藹敬之誠以序賓客得弘農楊用乂首分於其軍府官燭明風助表峰蹲蹲貌螭萬肺如串乃新置所發瑣賓客前是相承即據而安以窨容敝以稚惡頑既謬既遺甚縮木帖茲止廨位僔齊廨務于是用乂立廳於此不佰不豐退公從公式治于中爰得我容思耆定於永久莫若書壁之白故用乂索我以文

皇甫湜撰 輿地碑記目 按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七年貝州前行軍司馬裴均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節度使

枝江縣南亭記

佚撰文姓莫詳錄人

京兆爲章庇爲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羣細人憎搆之貴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低一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緣崖澀芰回葭誕漫朱華拔翠裁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鏡嬉碧浮鳥白赤洗翅窺奧綳霞綴煙旦夕新鮮冷嘆喧啼怨柳情綿令君眺望逍遙湖上令君燕喜絃歌未已其察其民日致欣游成羣使緩歎戀停車止征賓爲官業而費家貨不能妨適我而能惠衆嗚乎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乎吾知韋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割巽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術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作爲記刻於茲以圖永久

枝江縣南亭記韋甫湜撰 輿地碑記目

荆州城東天皇寺道悟禪師碑

佚撰 全唐文錄入

師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寺頹因火廢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謹敬石頭之道始盛於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進前師曰會麽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慧眞曰幽閑曰文賁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荆州城東天皇寺道悟禪師碑符載撰在江陵湖北金石錄

佚

二聖金剛神碑

二聖金剛神碑荆南節度營田判官瞿參撰幷書及篆額

元和三年正月立寶刻類編

觀風驛新井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自荆門至渚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鑿井疏源往往而有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磽确而墝長亭短亭三百餘家終日挈瓶入谷而汲暨乎暑氣炎爀天地燒爍金石提綆牛路已成温湯居者既往來難通行者固不保其往元和六歲我司空鄭公節度荆南下車之日紀綱巴徼統正楚風疏導

濆滔未暇細務二年政閑事已因議路室委飾之事饑之汲
引之道訪於幕中僚佐僉曰地形峭峻意功多未郎贇公公
曰登陸求蓮誠宜不卜然貳師鑿井焉有檻泉愚叟移山素
無巨力志之所至神亦或昭苟利於人不計藏鏹支使庾承
度宣貞絶俗仗義而剬成規終此殊績於是程功庀事究其
路闊一之日與畚鍤俾憩鼛鼓騰功捨土二之日困於石飛
鎚熾火轉石裂磯三之日計工未畢濺泉仄出泛濫激瀉井
上千人咽噎嗜呼揚灑甘溢提缶爭先巷無居人語笑道邊
嗟乎夫善政養人之術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爲若鄭公
興一言土石之役濟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衆慮之表見機
於不率之如此翊君爲堯舜之代惠澤必浸於昆蟲贊國爲
華胥之朝恩波必滋於草木況濟人於聲教之外愛物於象

數之中立德以來無出其右易曰改易不改井以君子清規長鄭公有焉黃中猥從鄉第得廁賓筵視事揚𦵏猶未盡焉蘋後來多士觀此樂土知有仁焉時元和七年歲在壬辰十二月二十三日記

觀風驛新井記崔黃中撰并篆額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江陵府 寶刻類編

觀風驛新井記崔黃中撰并篆額元和七年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 按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六年三月以檢校右僕射裴鈞爲江陵尹荊南節度使鈞本傳蜀夏平拜司空封扶風郡公尋出爲荊南進封鄭國公文中云司空鄭公卽鈞也

扶風馬氏墓志銘 佚孫古刻叢鈔錄入

廿三娘鄭郎姹姹扶風人也故侍中太原尹子曾王父故太

子論德兼兵部郎中子大王父故鄂州州從事子之先父也予生於珥貂之家存在紈綺之室鋅年廿歲灼如蕣英期偶適甯□□我後嗣何華而不實胤嗣不臨以元和八年七月三日洪水獨來浸溢夏汭合郭爲患顧此之遂假官航以處暫溺豈家臣失泝馮夷幸災巨舟云覆相次淪沒嗚呼慈親腸絕天倫氣擗摽殞路殊終古同隧以元和八年八月八日窆於先父塋側禮也恐陵遷從乃紀銘云伏波有女青娥豔陽馬氏有男白眉最長於□□彼天何殃豈春華之匪景同淪殁於舟航嗚呼生則同氣殁爲異穴含慈親之恩愛侍先父之塋闕痛嬰嬰之古原□□□之永訣

唐扶風馬氏墓銘元和八年在鄂州 輿地碑記目

穀城令張賾墓誌

存正
書

大唐穀城縣令故張府君墓誌

篆書

唐故文貞公曾孫故穀城縣令張公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崔歸美撰

節度討擊副使屈賁書并篆

公諱曛字繼明范陽方城人也漢功臣酈侯之後五代祖策梁岳陽王諮議參軍贈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諮議生玠爲周宣納上士隋巴州錄事參軍參軍生則隋比陽灃陽二縣令高祖玄弼唐長安縣尉益府功曹參軍贈都督安隨沔郢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曾祖柬之故特進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漢陽郡王贈司徒配享中宗庭曆祖名嶧高道不

仕考諱歷皇儲部郎中曹發等十一州刺史吳郡太守兼江
南東道廿四州採訪黜陟使自岳陽至于采訪皆累葉重光
奕世載德式補天之續或黜陟幽明庶祉未泯遂生我公公
即采訪之第八子也起家以門蔭解褐補太常寺奉禮郎旋
授左武衛兵曹參軍貞元中皇帝追先帝舊臣子孫以答功
績遂進補右神武軍錄事參軍在昔高宗外戚擅權密搆禍
器滔天之禍如火燎原區宇版蕩上慘下黷荊棘道路人思
息肩天未移運碣降元老洎逢豫潰討是綱存紉鯨鯢暻鰓
祥慶委積公竟以非罪中禍謫竄遐裔景公千駟無德而稱
夷齊首陽萬古嘉歎公常念先祖有大功於國寵被一門裂
土分茅綸翰盈篋身歿之後名滅歟然決意挺行懷表詣闕
志誠幽贊達于聰明俯閔雪涕帝用增歎迺降明詔自宰臣

已下集議行跡謚爲文貞五王同時賴公之力也朝廷嘉其
憤激抗表極論可謂孝子孝孫弓裘不墜遂特授襄州穀城
縣令其在邑也彈琴靜理高視雲水仁以變俗德以臨下吏
不敢欺盜不犯境舉直措枉黔首欽服西門在鄴子產治鄭
幾不若也辭秩之日寮吏色沮遮車固留公久想故園去如
脫躧思與白雲長往采蕨家山類鴻鵠之在冥同騏驥之解
絆不幸因疾纏綿不起以元和八年六月十九日歿于私第
嗚呼上天不惠殲我良士聞者交涕舊邑罷市豈不以仁於
斯德於斯公享年六十七以其年十一月廿三日祔于大塋
禮也冢子珦先於公一年而卒次子瑀瑑璟等銜哀泣血而
言曰桑田有變陵谷遷改若無旌識何以號訪請刊貞石銘
以誌之余以子壻之情授簡而退敢爲銘曰

文貞之孫采訪之子洎于我公介間不已其德如山其皃如蘭久而彌芳万古不刊

右穀城令張曛墓誌在襄陽曛愿之子嶧之孫曛之子珣瑀璪璟皆世系表所未載張氏諸誌敘述先世此爲最詳策官沂陽王諮議參軍與表迥異玢表作紘愿官江南東道采訪使表無南字皆當以石爲正曛爲愿之第八子其諸兄名無考表載有與官殿中侍御史者當是曛之兄表以愿爲漪之子故以與爲漪之孫誤也表又載有纁蓋即曛之誤不言其爲穀城令者漏耳誌敘曛懷表詣闕一事卓卓可傳而不見於史册據誌所敘在貞元錄舊臣子弟之後而張東之傳云景雲元年謚曰文貞失實矣東之贈司徒在建中年間傳亦未載誌首行標題云文貞公曾孫

此爲創例向直甄亘盧遜誌皆冠父爵於上者以其無爵也嚮官穀城令有爵矣而冠以曾祖之謚殆以東之之謚因嚮之抗表而始錫故特以加於官爵之上以表其行蹟耳曝鯉郎綦聰字晃臭之俗見玉篇

襄州樊成公遺愛碑

佚

唐中書舍人平章事李絳撰太子少保鄭餘慶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篆額滋以憲宗時鎮山南言故貞元中節度使樊澤在州有善政請立遺愛碑絳奉勅撰澤字安時南陽人後終於荆南節度謚曰成碑以元和八年十二月立（集古錄目）

李絳撰鄭餘慶正書元和八年十二月（金石錄）

碑云相國賈公時鎮漢南以公爲行軍司馬明年召賈公公代其鎮賈公者賈耽也初耽以德宗在梁使澤奏事能有急詔以澤代耽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反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也朝廷行帥命即爲帥矣碑稱詔書始下而情說異與之不可以爲信如此 集古後錄

崔夫人墓志 存正書 存濮陽

唐故夫人崔氏墓誌銘 蓋篆書

唐朝請大夫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彭城劉公故夫人崔氏墓誌銘 并序

外甥鄉貢進士辛昒撰

夫人博陵崔氏實昒之從母其先則齊太公之胄泱泱大風表式東海慶鍾後嗣錫壤于崔因爲氏焉簪組相承名允族茂二十七代祖封汶陽侯家于涿郡漢桓帝時改爲博陵郡至十一代祖懿爲燕秘書丞生八子分爲六房姨即第五房魏本郡功曹景異之後曾祖樫皇恆州井陘縣令祖元績皇尤衛兵曹參軍皆貫綜道德窮達理要孝興宗皇大理評事行潔政清敦學尚禮定規儀之則著纂述之功希世之才非常所及姨即評事之仲女容工言行克備于躬閨範內脩芳聲外積自歸乎劉氏已三十餘年如塤如篪既保成家之道以敬以奉當中齊禮之宜劉公名密積襲衣冠門爲世重郎皇朝進士出身授秘書省秘書郎道積之曾孫皇開府儀同

三司行太子賓客上柱國滕國公贈涼州大都督□之仲子歷官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雅量深沉英姿挺特位以公進名由德昇崇禮謙之風守謙恭之節接眾倘尔於家固然鑑諸同心彼疑此佩誰謂吉凶反兆積善生灾遘疾纏綿方藥無効願西景之猶末忽東流之與俱逝分幽明倏變哀樂天也何昧爽淑于茲以元和九年六月十八日終于襄陽郡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七親戚悲慟行路驚歎即以其年十月六日建塋于郡東八里漢陰之原禮也有子二人長曰可復次日弘復皆稟性沖和幼有成德詩書立志孝行居心執喪毀容過其制有女三人長卽笄之季弟勸之室劉公前夫人齊氏所生早虧所恃勒育於繼親旣習女儀又彰婦道寔資內訓得如是焉處室二女並齠亂之年已傳令淑痛乖慈念殆

不勝哀慟忝列外甥寶佩恩德追懷罔及痛割難任輒申恩
卹之情謹恭命以述其誌銘曰
謂聰明正直兮惟神無私何吉凶報應兮今則有遺仁德既
崇兮福祿依榮壽不延兮禍反歸寒郊慘兮日色微轜車駕
兮旌旐飛孤墳晝掩兮永絕光暉哀哀孝子兮泣血霑衣寬
馭還兮人跡稀漢水縈迴兮峴山巍巍

右劉公崔夫人崔氏墓志志中敘劉公官職子息與劉志
同第二子弘復即劉志中之彞復後改名耳崔出於博陵
十一代祖懿爲燕秘書丞八子分爲六房案宰相世系表
崔懿字世茂五子連琨格邈殊又三子怡豹協八子爲六
房與志同連字景遇此云景異未知誰之字

三感記

佚

三感記并陰三感吟周愿撰朱存誌書李師晦篆額元和十一年刻在復州寶刻類編

佚

碑金三感吟

見上

佚

圓震禪師碑

唐震覺大禪師碑白居易文九域志

白居易撰李球書元和十二年會昌三年鐫在蘄州寶刻類編

白居易文在黃梅縣靈峰院山今碑刻記

靈峰寺在黃梅縣東北五十里烏牙山以在鼓角南一日南山圓證祖師道

場

有唐白居易所撰碑及宋張商英輪藏記名勝志按輿地紀勝爲牙有靈隱院有黃梅縣東北五十里有白居易所撰碑以在鼓角南一日南山圓證禪師道場嘉慶通志分爲二碑不考之誤

三游洞序碑佚據長慶集錄入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刺史司馬授虢州長史明年春冬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于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舍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列踏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人跡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滅明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旣而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寞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雖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云又以吾三人始游故因爲三游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崖相嶔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唐白樂天並移忠州道峽江與其弟知退及元微之三游洞中賦詩紀勝而樂天又爲序刻之石壁歲久剝落知州

匡鐸重勒 金石存 佚考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

佚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劉禹錫又詩云玉馬相周從此辭圍林寂寞對豐碑千行宰樹荆州道暮雨瀟瀟聞子規 輿地碑記

目

復荆門縣記

佚 據全唐文錄入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於樂都名覩縣內之制居殷形束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夷之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繁焉其肇允經營實王孫呂甕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搆之邪暇無幾何有由剪留而授赤社於

玆者徼馳名於省闥謂相沿為非習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蒞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徵以歸它邑野之人有迴遠之歎廢文吏而顯戍督行之旅有誰何之難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鄂而南斯為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中飯牽之禮是敬不及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內張全模周圖經制條白於狀畧言既從公議攸同怠勞之徒樂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墉經術脈分闕閤架空然後析便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糜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問於徵令縣官無滅於歲入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

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餞之儀展處置符繻之業舉成夫有伍公吏有職由彙而分萃無踰閑人其封者可以知敎元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於道周距躍而謠曰起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保之昔室於墟風搖雨濡自公優柔郛閈盈兮昔飮於洿夏涸冬枯自公感通甃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騑徯公之還兮觴以祝之御路蹁躚百形一音公爲駐銷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記事於牘且曰民可懐也盍命夫學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之使問於上也禹錫方以郎位貼職於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待令以遷人獲宥於善郊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愧詞以爲古

之創物建庸宜於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諷其事功爲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爲拔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後之覩今者知楚郊之典云

復荊門縣記劉禹錫撰 湖北金石錄

葬安氏誌

佚據全唐文錄入

予稚男荊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隄鄉莊敬坊沙橋外二里媍樂之地爲始辛卯歲予友致用憫予愁爲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者賓友主覩吾巾櫛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貴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釋況不得爲

人之妻皆則又閨袵不得專姑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下外已予不得以尊卑長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側以居其身其常也況予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面無蓬飾詬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丈之帛無成製之衣無帛裹之衾予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不察耳以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幸而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爲誌且銘銘曰

復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既墓又何爲文且曰有子異日庸知其無求墓之哀焉

安氏志元稹撰在江陵湖北金石錄

鄂州何大夫創制夏亭詩序

佚存全唐文錄入

豐城有神劍非司空無以發沈塞揚光彩為天下之大寶江夏有善地非亞相無以起維峙作亭榭為天下之至勝昃極必盈晦極必明開物之務繫於賢者此自然之理也先是郡中寺曰頭陁名與碑並登臨鍾萃大雲氣色下配礫石公政敎既備遊心佛寺慨此頹落乃沛然而張之鑿阿閣矗長檻嚴像設熾靈塔凡所相好皆鼎新也方務蒴代用探勝會一時景與値甘心眾人意謂粹絕余將獲之迺緣後殿穿窕出乎蒼莽之巔果有實境待我而啟萬古不偶今為知音通塞之際若有感也觀乎經營之初也鏟嶕嶢堙坎窞斬榛楛掘株枿翳薈掃盡天形嶷然山川雲氣一朝噴泄公智動於內形象於外口疏手指煥然成亭侈儉無過因歸於中當於是

延賓介泊郡之士君子相與開襟而登之殊解乎淩泱滯駕

峥嶸歷夏口撑大別開井閈於砌下擁城闉於宇後倚檻凝

立在青冥中連山積水悠悠渺渺長想一去周流物表何如

宇宙於此爲細絲是言之因公知公[弘]適可以拔幽陋材智

可以陶品彙應用不測與造物者爲徒乎崇崇夏籍南峴何

羊祜之事齊芳永久夫詩者比興而詠志也凡我登覽盛美

惰傲無述豈文士之意乎況主人唱首韻鏗金石得不搜承

思上承獻酬請咸繼大夫之後賦六韻之作耳

鄂州何大夫創製夏亭詩序白居易撰在鄂州湖北金石錄

永興觀碑

佚

永興觀碑在當陽縣後街唐元和中立輿地碑記目

谿堂詩序

佚

谿堂詩序韓愈撰戶部侍郎牛僧孺書蘄州錄事參軍戴郁篆額長慶三年在蘄州寶刻類編

鄂政記碑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爲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來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苟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二德旣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爲政顯以誠信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恥且格繇春到秋政與稼且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大視閭井城壁有陋狹

不快人心者皆闢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渚間地勢大凹凸凸
者頗險凹者瀦浸不可久宅息不議制度公命削凸塹凹廊
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瀦浸者升高明湖瀦瘴
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聯自十二戟直南置土地險
塞若人胸不開將佐序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落公
正立戟門指吏徒拆去陋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嚮立射侯
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門料將院東翼西嚮立州佐六掾院
東長廊聯軒鴟門呀呀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班布等列
霜戟洞啓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軍吏畢謁軍容大修有以
見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之爲貴也鄂之
軍實三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
亦患之引軍出郡壘東門之外負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識

于開基之創新營凡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楹盈盈軒門對開欲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目目不得見居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胸臆經營細碎不副大君委重倚之意者齊肩乎則知公之為政不專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略問迢遞一若門門有公猶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庇公德宇下道路合辭王人中貴問政辭到闕下天子問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人唁聲動江漢天子又問二地人賀唁聲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復還公上巖上巖父老喜躍攜壺漿簞食迎太行迎太行素巉巇鄂人問上巖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入腸臟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蔭貽惠父母生我公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

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本邦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
也胡不率大宜辭育詠思我遺愛使隘衢陋巷發采敎化者
悶必寓於風雅上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册遺愛遺惠豈謝
古人耶是心愈見公德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爲國瑞所至必
爲人福不顓在一方而已某辭名陋小未廢人罰不敢擅斷
不懼累公德但直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官歷塞
鄂人望若河南遺愛洛多君子固以爲民詳矣上龔新政方
大未可測酌非陋文褒述也

鄂政記舒元輿撰金石存 佚考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佚據茅山志錄入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天乎或將潛

賓皇王非世所測□□□□□□□□□□□挺列仙明拔
之英姿明堂乎白長耳廣額擇手拔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
居然有異□□□□□□□□□□而直遊何鑿鶴早世魍
蛣延秋元命乎遭命乎余長息三日措於化變之理先生姓
胡氏□□□□□族也代業黃老門清儲素皆能脫世網
鴻冥高尚伯貴人爾何微閑門始八歲經仙城□□□□□
□□□□□有清都紫微之還想九歲出家十二休糧二
十遊衡山尋洞府水涉冥寂神王□□□□□□□召
爲威儀及天下采經使因遇諸真人受赤丹陽精石景水母
故常吸飛根吞日魂密而修之□□□□□所居苦竹院
甚食假之樓于楠壇桂樓邇其下開金陵之墟道始盛于三
茅波乎國許華陽□□□□□□□陶隱居傳昇元子昇元

子傳體元體元傳眞一先生眞一先生傳李含光李含光合
契乎紫陽□□□□□於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
訓門下者三千餘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
□□□□□隱几雁行而前爲時見亟多此類也天寶初威
儀元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東京大唐□□
宮三請固辭偃臥未幾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
儀大變都邑海鳥愁藏文之享猿狙裂周公之文志往跡留
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余余非厭世
乃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葬舊土王公卿士送及
龍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覩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
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眾阨雷動□□□□
開顏如生覩者百萬羣議駭俗其年十月十三日葬於郭東

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節書不盡
妙變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助雕龍之作存也宇宙而無
光沒也浪花而蟬蛻豈□□□□□□乎有鄉僧貞倩
雅仗才氣請余爲銘余與紫陽神交飽食素論十得其九弟
子元丹丘等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
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其詞曰賢哉仙士六十而化
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爲龍蛇固亦以死生爲晝夜有力者挈
之而趨劫運頹落終歸於無惟玄神不滅湛然清都延陵既
沒仲尼嗚呼青青松柏離離山閣篆石頌德名揚八區

紫陽先生碑寶歷二年李白撰 湖北金石錄

紫陽先生碑李白撰柳公綽書寶曆二年三月在隨州刻 寶刻類編

紫陽先生碑銘李白撰在廢光化縣寰宇記

光化城在隨州東南三十里本楚子城也齊置安化縣西魏改新化縣後周改光化縣熙寧元年廢爲鎮方輿紀要

碑陰題記

佚

紫陽先生碑陰李蘩撰柳公綽書寶曆二年三月按其前九十一字公綽自敘書碑事也寶刻類編

蒙泉詩

佚據方輿勝覽錄入

京路馬駸駸塵勞日向深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

蒙泉詩沈傳師撰宇文鼎書墨池編

沈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貞元末

舉進士後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楞尉直史館轉左拾遺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俄出爲湖南觀察使徙宣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何書（唐書沈既濟傳）

惠泉詩

（佚據韻語陽秋錄入）

兹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祗自貧

荊門軍有惠泉李德裕題詩云兹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祗自貧（後因句云明珠難秘彩美玉詎前玲未及黃陵豈滔滔豈有津）至今碑版存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曰惠泉（韻語陽秋）

蒙泉在峽石山之麓（峽石山一名蒙山一名泉山）南曰蒙泉西北曰惠

泉每逢夜雨湖水溢數寸輿地紀勝

惠泉詩碣

存行書在荊門州

惠泉

璞玉耀荊山山根竇玉泉有聲清出籟凝色碧於天曉靜微涵日春晴淺浸煙巖花紅影密啼鳥下沙壖　寶麻口年二月廿一日

馬案右碑高二尺四寸寬三尺一寸首行書惠泉二字次行漫漶莫辨當是作詩人姓名中六行行書五律一首云璞玉耀荊山山根竇玉泉有聲清出籟凝色碧於天曉靜微涵日春晴淺浸煙巖花紅影密啼鳥下沙壖末行書寶麻口年二月廿一日字徑二寸許案鄭漁仲金石略載荊

門軍有宗文鼎惠泉詩新舊唐書無文鼎傳全唐詩亦未之及是刻雖闕其名然以年號與鄭氏所載證之詩爲文鼎作無疑唐代詩人湮沒無聞者正復不少今荆門象山石壁留此惠泉詩刻以傳文鼎之名不可謂非幸矣湖北金石詩注

重巖寺記

佚據文苑英華輯入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也者傳也傳義方之賓禮義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敎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人夢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于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

如風草焉至有思覩厥貌若肸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工運毫含色而强擬其形容搆夏而貽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其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守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為其彩飾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蹤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宜禍孽局而司之東西都司貫人分衛而使之商其畧猶天文隷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意而出焉有見天地祥符而稱之者有取山川逖絕而稱之者語其類而名可知也

重巖之作蓋山川秀絶之大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于文昌宮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巖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堅者心存于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附于熊耳左腋于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鄉隣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諷于開榛蕪穢而立困覺遺其恨于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鑒沙門器有公識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爲己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亡横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明春二月是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象者其形七帳之飾珤

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
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栖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
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
錯舍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
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亡才吾不信也良鑒既以力
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之流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
自永興錄其狀訴授于予予因摭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
曰重巖重巖無峽無友釋宮斯闢上𧰼星斗虹完梁棟日月
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飆箭雨溟濛不朽礫然之石附
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重巖寺記在興國軍景德寺太和元年舒元輿撰興地碑記目

桉輿地紀勝隋開皇十八年改富州日永興居高陵故城貞元八年移於長樂鄉之深口據碑文大曆十三年先遷

縣於長慶郡貞元八年再遷深
□紀勝未詳可據碑以證之也

烏雀山故同處大師碑

佚

烏雀山故同處大師碑張彪傳幷正書及篆額大和庚戌

在蘄州寶刻類編

京兆杜氏墓志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唐朝請大夫試絳州長史上柱國趙郡李君故夫人京兆

杜氏墓誌銘幷序

從弟將仕郎守弘文館校書郎宣猷撰

夫人諱瓊本京兆杜陵人後因家邢州遂爲邢之堯山人焉

曾祖知愼皇將仕郎守冀州南宮縣尉祖昌運皇守忻州定

襄府左果毅上柱國父栖巖皇朝散大夫試左武衛長史之
叔女也笄年歸於李君明正清卲輔以材能落落焉有賢傑
之操間歲李君隨牒襄陽夫人亦來漢上宣猷與夫人別業
接連得敘宗族日漸月深情同密親始予隨進士貢路出漢
濱時寓夫人里第稅駕之後徒㪍如歸開顏拂𥘉主禮甚渥
李君賢厚少事以儒書自適門內之治寔夫人主之其奉夫
也以敬其訓子也以義其睦親也以誠其接下也以德吹惠
布明家政煥然舉是而言雖賢丈夫何以過也嗚呼才智方
遠光景不借以大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薨於襄州旌孝里
之私第春秋六十攸五明年十月十一日安厝於襄陽縣習
池鄉之西把里夫人生二女二男長女適太原王儀次女適
扶風馬盛長男德元次男德章德元幼奉擇鄰之訓明經擢

第釋褐隨縣尉德音休休然亦以詩禮光業今則泣血崩心若無所容光遠有期託予誌德濡毫寫悲不羞不能銘曰

杜氏之先陶唐同源道脈指漢爲傑爲賢夫人體之令範昭然身同朝露門閉幽泉刻銘片石千年万年

唐絳州長史李君夫人京兆杜氏墓志從弟宣猷撰大和五年薨於襄陽明年厝於青泥後記李公諱濟用大和九年卒附於夫人塋孫張大記 復齋碑錄

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劉悦墓志

存正書 在襄陽

大唐故劉府君墓誌銘

蓋篆書

唐故朝請大夫唐州刺史兼監察御史彭城劉府君墓誌

行序

公諱宓字霞夫其先望出彭城自漢楚孝王已降執珪璋佩侯印史諜載之備矣銘記三代故略而不書曾祖諱道積進士擢第終夔州樂鄉縣令列祖諱希順終祕書省祕書郎昭考府君諱粲明經擢第終澤州刺史公皇祖姑爲睿宗皇帝正后誕讓帝唐昌公主由是枝葉赫奕輝光冑族公幼不好弄能敬師受詩及春秋左氏傳既冠游大學三年舉孝廉不中第因與諸生講罷語及時之通塞窮達之事乃喟然起曰大丈夫得不以書干天下而求富貴者耶焉能久戚戚於斯而已遂東書東游濟漢謁漢南節度使樊公澤澤愛其材表爲試太常寺協律郎兼列職於轅門之内奉禮樂於清袟整介冑於軍旅貞元十五年于公頔節制漢南倚以淮寍阻命

鄰境是憂念陸賈之使南越思食其以下齊城府幕軍我無所當選乃命往說焉有功兵還奏加憲監察御史元和六年裴均相國領鎭錄以前功奏授朝請大夫唐州長史後亦累爲廉使奏叙勳階元和十一年考秩既滿職請退休優遊別墅尋繹黃老嗟乎高鳥已盡良弓宜息林園潛心道術一旦鵩来竿灾變寢門以大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終於宜城縣私第享年七十公前娶高陽齊氏有一女齊夫人先公三十七歲而歿後娶博陵崔氏先公十八年而歿崔夫人有二男二女長男曰可復次男曰景復長女適隴西董氏次女適弘農楊氏先公一歲而歿皆泣血過禮不勝毀瘠以大和六年七月十六日啓崔夫人之殯十九日與公合祔于襄州襄陽縣東臺鄉之南原禮也銘曰

生而惠　長而強　祿亦爲禮　壽亦爲長　有子有孫繼其光

右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劉密墓志在襄陽漢水之濱出土碑云皇祖姑爲睿宗皇帝正后誕讓帝唐昌公主按新書皇后傳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劉德威之孫女生⿴王壽昌代國二公主爲武后所殺⿴王即讓皇帝壽昌公主下嫁崔貞代國公主下嫁鄭萬鈞志不言代國者志之疏也代國公主碑今尚存開元廿二年立亦載母爲肅明順聖皇后劉氏與傳同唐昌壽昌亦殊異樊澤于頔裴均俱先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唐書均有傳澤任於貞元三年頔任於貞元十四年均任於元和三年皆與志合又云于公頔節制漢南尚以淮⿴阻命鄰境是憂念陸賈之使

南越思食基以下齊城府幕軍職無所當選乃命往說焉有功按通鑑貞元十五年淮西吳少誠阻命襄唐州掠臨潁攻許州皆在是時于頔籍甲厲兵有保據漢南之志或假勸降互相鉤結未可知也密出於彭城劉氏曾祖道積祖希順考粲子可復彝復唐書世系表不載彝復即夫人志中弘復改名

襄州文宣王廟記

佚

襄州文宣王廟記裴度撰崔倬正書盧弘宣篆額大和六年四月金石錄 按唐書裴度傳大和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盧弘宣見循吏傳云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辟襄陽時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惡弘宣始謁愬愬收左右讚衛既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累遷給事中開成中遷京兆尹刑部侍郎劍南東川節度使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

乃倘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歷工部尚書秘書
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

馮府君綸墓銘

佚據古刻
拔鈔錄入

府君諱綸字賓周長樂人也曾祖□祖[琰]父璋俱養性[丘]園
高尚不仕府君即璋第二子幼而簡約長而[弘]雅恬然自處
不趨世利禮則凝重器宇沈深雖榮之與辱不能動其色忘
言得意忻忻如也輕財重義博識多能理性內融徽猷外發
男公造立身恭謹任養兢兢二女令淑有閑各嫁他室嗚呼
斯人不保遐壽少乖攝衛伏枕彌何藥術無徵任隨風燭以
大和七年八月一日終于私第享年七十府君殁也陰雲暗
慘鳥雀悲鳴至理[玄]微天何可問男女迷踊叩地號天閭巷
傷閈爲之慼默夫人陳氏蓬首灰心沈哀骨立徒想毀田之

草無復返魂之香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江夏長樂村射亭里之原禮也北背黃鶴之嶺南瞻八口之峰恐年化浸疎川原變易刻石紀事永將不移辭曰日月至明尚有盈缺丘山至壯尚有崩裂慼彼馮君隨波生滅時維孟冬析析悲風凝陰薇野苦霧埋空敬勒斯志千載無窮

唐馮府君墓銘大和七年在鄂州輿地碑記目

胡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胡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銘

儒林郎試左金吾衛長史上護軍明援撰

胡府君安定人其先分氏於媯曰胡公滿之後也綿歷載代口賢顯赫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先十七稔而終祖考

□諱仕進文藻曁府君德行名節男婚女娉□具前志故略
而不書夫人族望沛國累世因播遷今爲江夏安陸人也曾
祖大父栽在家隱考諱蟄游心物外守□□□志道忘情不
屑時務可謂[匠]園奇士聖代逸人焉夫人卽處士第一女也
柔惠懿淑婉娩聽姆禮樂□□女工□㑹年及乎笄歸于府
君琴瑟克諧澣濯示儉箕帚既恭蘋蘩式潔閨門以睦宗族
以和中羅府君之艱痛鵷枝之半折恨龍劍之偏沉撫□盡
哀秉心全節惻愴孪慕寒暑裁移於戲吉凶倚伏幽微□明
德禮彌高年齡忽落以大和六年□寢疾明年正月十□日
終于江夏郡中和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越二月廿□日
合葬于黃鶴山之南原府君之塋遵魯人之祔同皎日之詩
禮也嗣子貞等皆發□受鋒槪材見實孝心塞乎天地而橫

平四海豈止於泣血終喪感深殞絕而已哉以援曾預□親

之友奉命述其盛□云銘曰

嶄巖黃鶴□欝傷海迺迺南岡形勝北□合衍舊域威儀不

忒倚那夫人德禮難□閨壼翊流松筠表節地久天長桂馥

蘭香桑田變海貞石不改

胡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銘大利七年在鄂州輿地碑記目